

東方
文學

東方文學叢書

誦讀人生

齊曉 著

诵读人生

齐晓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诵读人生 / 齐晓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11
(东方文学丛书.第2辑)

ISBN 978 - 7 - 5399 - 6758 - 5

I. ①诵… II. ①齐…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1336 号

书 名 诵读人生

著 者 齐晓

责任编辑 蔡晓妮

责任校对 闻艺

责任监制 卞守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16 千

印 张 8.25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6758 - 5

定 价 30.00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宁静而温暖的写作

贾兴安

认识齐晓有十多年了。

当时,齐晓在《长城》上发表了一部中篇小说,这可是邢台文坛的一件大事,因为能在省级文学大刊上发表中篇的业余作者可谓凤毛麟角。为此,我曾建议为齐晓开个作品研讨会,但被她婉拒了。那时我对她知之甚少,从与她交谈的只言片语中,仅仅得知她很早就喜欢文学,是曾经的“文学青年”,多年来一直不事张扬地默默写作,基本上和当地文联或者作协没有联系,现在突然抛出这个中篇,尽管让人惊喜于我们的作家队伍里又涌出了一个“新秀”,但凭借她的文学底蕴、功力和造诣,以及对生活和艺术的独特思考和见解,如果今后能坚持写下去,将来在文坛上形成较强烈的“冲击”一定是顺理成章的。这是我当初对她和她作品一点浅显的认知,此后一直未见她有什么大作问世,期间,偶尔在《散文百家》和当地报纸上看到过她一些散文和随笔,才知道她多年来并不曾间断过自己的写作。

一晃许多年过去了,这期间尽管偶遇齐晓,但只是寒暄几句,也很少听她或者没有机会听她谈及写作,只知道她在一个区的机关工作,很忙,经常加班,也经常下基层。又几年过去,忽然间,身为公务员的齐晓居然调到了文联工作,我们转眼间成了同事,这多少有点让人诧异。问她,她淡淡一笑道,这地方更适合酷爱文学的我吧。于是,我终于明白,齐晓的“文学梦”仍然孕育着结构着,并且在慢慢长大着,成熟着,绚烂着。同时,她也试图为自己的梦想找到一个可以寄放的地方,然后安然



而尽情地放飞。

几天前，齐晓对我说，她要出一本散文集。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由衷地为她高兴。

系统而详细阅读过齐晓的作品，我的感觉基本上与多年前对她那个“印象”的判断对接了：齐晓的“文学梦想”是恒久的，对写作的执着和认真是铭刻在“骨子”里，因此，我们没有丝毫的理由质疑她在“文学圈”里多年的沉寂和低调。放在我面前的这本散文集，基本上展示了她全部的人生履历和情感经历，她用鲜活而灵性的文学，告诉我们积蓄在她内心深处的喜悦、快乐或者是忧郁、悲伤，也让我们触摸到了她那封存已久的历史记忆和生存状态。纯真烂漫的童年；摇曳着向日葵和菜蔬秧的小小田园；淙淙流淌的锡林河和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如梦似幻的一轮明月和如云似雾的一坡杏花；那少的、老的、形形色色的善良的人们……都在她富于色彩的文字中如诗如画。我们还看到了成长后的她，匆匆走在人生的道路上，时而兴高采烈时而抑郁寡欢，时而别饶风致时而直言正色。她的人生多元而多彩，她的情感丰富而细腻，她的思绪敏感而漾潋。我们在她缤纷斑斓人生背景的诸多元素中，读到了她平和、宽厚的生活态度；读到了她对上苍厚生之德的诚挚感激；同时也读到她对社会、人生的深刻反思。她的文字干净、透明、清纯，字里行间浸润情感、婉约、安详，像涓涓细流，平静、柔软、温暖，她有意制造表面和现象上的风平浪静，其实是在酝酿和培植更为繁荣和葳蕤的枝叶花草。正如她的做事和为人，将热烈和挚爱掌控在雍容洒脱之间，将激情和喜悦收缩于安宁沉稳之中，让自己的写作和生活如同和风细雨，也仿佛每天都沐浴着明媚的阳光，永远保持着生命的营养、温度、健康和茁壮成长。

一个有着平和、宽厚生存心态的人，灵魂一定是安静的、毫无功利之欲的；一个懂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人，心地一定是善良的、洁净的；一个有着深刻反思精神的人，视野一定是宽阔的、高远的。这一点，

不仅仅是对齐晓而言,对每个喜欢文学的人都应当如此。

齐晓的散文,有着鲜明的齐晓思想特点和风格。就像这么多年来她很少在作家这个圈子里掺和一样,她的作品也处处渗透着她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作风。她的作品就是她的人生,她的人生就是她的作品,她是一个用生命来书写文字的写作者,是一个用热爱来追逐文学的写作者,这一点让我们感动。这种感动,就是她那平静而温暖,并且让人动情的写作姿态。

也许,这就是齐晓“文学梦想”继续乘风破浪一直远航的理由,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她一定会勇敢并且成功到达理想的彼岸。

让我们衷心祝福她,祝愿她,也祝贺她。

是为序。

2013年3月23日

(序者系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散文百家》主编、邢台市文联主席、邢台市作家协会主席)

目 录

不逝的乐园	1
来去无痕	4
四月流香	7
亲情不言取代	9
夏夜天曲	11
军属的滋味	13
黑白旧事	15
背影	20
飞扬生命	23
不应有恨	25
由中秋节想到的	27
秋心	29
做女人谈女人	31
闲来得福	35
直面故事	40
心结在白洋淀放飞	43
杂谈透视阴阳	46
探梅	50
漫话无聊	52

在自言自语中沉湎	56
秋歌	61
我是月老	63
雪逝	67
雪域白杨	70
关于老吉	72
永远的月亮	75
闲谈掉书袋	77
花韵	79
冬夜随笔	82
你是否在歌声那端	86
风自九月吹来	89
好花还得绿叶配	92
南行记	95
又是一年月儿圆	122
草原追忆	125
生活杂谈	149
我的大院	166
秦淮河夜话	170
画卷与废纸	174
西塘如画	178
英谈的夏天	182
瘦西湖随想	188
聚会得趣	193
诵读人生	198
生活指南	211

目 录

一个人的夏天	221
歌韵	227
摘苹果的时候	234
老吉的春天	237
魂归何处	242
与二〇一二年挥别	250

不逝的乐园

我出生在北京,可若干年后,当父母的老熟人问起站在母亲身旁那个笑咪咪的女孩是谁时,母亲总是说:“忘了?这不是在煤矿生的小三嘛。”熟人们便似乎很感慨地说:“都这么大了。”

母亲所说的煤矿,位于锡林浩特南部一带,父母亲都曾在此处工作过。而我,记忆中实在是没有它的影子,我那会儿小得连自己是谁都不清楚。当我在懵懵懂懂中知道自己有个家时,父母已调入城里工作。

说是城,当时的锡林浩特确切地说,更像个赶集的庙会。窄窄的道路上奔跑着马拉的大车,操着林西口音的车夫,挥着拴了红缨的鞭绳,成了大街上一道流动的风景。唯一让我感到神秘的,是在我家屋后不远处有一尊白塔。记得我常常在母亲上班把我锁在家时,搬两个枕头摞起来站在上面,踮起脚扒着小小的后窗户向它张望,心中盼着父亲和大哥快点回家,好抱我去摸摸上面雕刻的小佛爷。

后来,由于历史的原因,这尊白塔不复存在了,只留给了我许多遗憾的梦。

再后来,我们家由两大间房扩充到四大间,并且有了块不小的菜园子。锡市属北温带大陆性气候,早晚温差较大,全年只有100天的无霜期,可这并不妨碍父亲在夏季里把这块属于我们的空地点缀得葱郁一片。一畦畦豆角、黄瓜、茄子秧,在春末的田园里生机盎然。墙边种植向日葵、草芙蓉,到了盛夏,金色的花盘和绛色的花朵,便在已长出果实的一片翠色中尽显风流。

院子西北角有口压水井，从春日开始直至秋收，每个星期六的傍晚压水浇地就成了我和小弟必做的事情。我俩轮流压水灌溉这片菜地，一人分几畦，浇完为止。那时候也就十几岁，正是贪玩的年龄，每到浇水时，总感到时间过得真慢，畦中的水也总是不满。每次浇菜，心中就祈求快点下雨，最好下七七四十九天。那柄长长的井把，随着汨汨流出的清水，日复一日地被两双小手握得锃亮。直到现在，一想起当年的情景，我似乎还感到胳膊酸痛。

可我们还是喜欢这片菜地。

母亲对我们管教严格，晚上大多是不准出大院的。因此，菜园就成了我和小弟“藏猫猫”的最好场所。高高的西红柿秧边，长长的豆角架里，密密的茄子棵下，都成了我们的“青纱帐”。那时的男孩女孩，不像现在的孩子追求的花样多，也不大在意干净漂亮，只要能尽情地玩，就是天下最快乐的事，每次游戏结束后，我们都会滚一身泥，满脸土，且余兴不消。

想想那每一个夏夜，天上星光灿烂，清爽的晚风阵阵吹来，菜叶便簌簌作响，偶尔有一两声蛙鸣传来和着乘凉人们的喁喁私语，点缀着夏夜的美丽和恬谧。灯光轻柔地在菜地弥漫，幽雅的波斯菊于昏暗的阴影中妩媚地轻摇着纤纤的腰身，向日葵的剪影静静的剪纸般的贴在院墙上，倏而动一下便影影相叠，婆婆婀娜，斑驳出无数星星般的亮点。空气中流动着菜叶的清香和花的芬芳，浇过水的菜地湿漉漉的荡着一层薄纱般的水汽，轻盈得让人心醉。

每当这个时刻，就是我和小弟最开心的时候。要么他先藏，要么我先藏，抓住了就认输。你抓我，我抓你，乐此不疲。有一晚上，我别出心裁，想出了一个馊主意，主动让他先藏。弟弟毕竟小两岁，哪知道我的心思，高高兴兴地藏在了豆角架中间。我躲在屋角窥视到他藏的地方，但仍装作找不到似的东摸西探。我压低嗓子喊：“小四，你在哪儿？”小弟马上说：“我在这。”于是，我就轻而易举地把他捉住了。等轮到我藏

了,便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白床单蒙在头上,抽了一张香烟盒内的锡纸挖了两个洞贴在额头,拿着手电筒,钻进了豆角架。我大喊开始了,小弟就窜出来找我。东找西找也无踪影,于是便学着我刚才的举动也压着嗓子喊:“三姐,你在哪儿?”“我在这。”我故意大喊了一声。小弟听出我藏身的地方,猛地扑了过来想捉住我。我将手电筒支在颌下,按动了电门。光线下,一个恐怖的形象,就像他听过的故事中的怪物。小弟吓得大叫一声逃回屋里,两腿筛糠似的坐在椅子上,我则被母亲一顿好训。

现在想起这些往事,仍让我忍俊不已。过去的一切早已如春水东流一去不复,可那些在逝去的岁月中发生的每一个故事,都像被开凿过一样,在我的心里成山成河。那柄摩擦得锃亮的井把,那汨汨欢流的水声,那郁郁葱葱占领了整个夏季的菜畦,那低垂着硕大花盘的向日葵,那撑着娇柔花簇的草芙蓉和摇曳着妩媚的波斯菊,有如一幅幅浓淡相宜的水墨,静静地铺陈在童年的画卷中。

生活在繁杂环境中的现代人,不管他曾否饱尝了人世的沧桑,他都应该拥有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最真实、最动人的情感。但不知现在他们是否仍保留并且珍惜着心中的这片净土,这片在孩提时代就根植在他们心中的不逝的乐园。

2001年1月28日

来去无痕

二千年的金秋十月,为了参加母校毕业生联谊会,我回到了阔别二十年的母校。

母校所在的地理位置居于中国塞北,蒙语称为呼和浩特,汉译过来是一个泛着青草色泽的名字——青城。

许多到过呼和浩特的人都说:什么青城呀,连天都是灰的,何谓青?实际上,这个地方在很久以前,确实是名副其实的。那时,山是青的,水是青的,树是青的,连空气都像是青翠欲滴的甘露,蓝天白云被这青色的流动洗染得透出一抹亮青。羊群游荡在青绿的草滩上,牧羊姑娘绯红的脸颊在一片青色的烘托中,美艳如盛开的桃花。

古人给某个地方命名,大多是从该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环境入手的。因此,想考证某地从前的自然环境 and 历史渊源,就去分析研究它的名字好了。

母校当初,教授的专业无非是财会、统计、物价等经济类别。我们入学时,住在一个离市区偏远些的临时校址。在草原城市长大的我,满眼都是苍绿和湛蓝。当我站在学校后墙的土冈上放眼四望,却是一片震撼灵魂的颜色——一望无际的、悲壮得令人颤栗的黄色。黄土堆砌的连绵起伏的山地,在稀落的玉米叶点缀下透着焦渴;黄土窑洞纸糊的窗棂背后,闪烁出煤油灯的昏暗光亮;河道里飞扬着黄土面,在雨季来临时滚滚流隆隆作响;河道的浅滩上,歪歪斜斜生长着几棵老榆树,即使在夏季,叶片上也蒙了一层厚厚的黄尘。

如今,母校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先不说环境改变得如何令人瞠目结舌,单就教授的实质内容,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用人全方位的发展需要,学校自身生存、发展的迫切需求,增设了诸如对外贸易、计算机应用、市场营销、企业管理、饭店服务与管理等专业,倒是最原始的几样专业濒于寿终正寝的地步。

实际上,我的成行阻力不能说小。首先缘于自身原因:去还是不去?去吧,路途太远;不去吧,经不住学友的规劝。再就是身在外地的我家先生,看似漠然实则坚决地阻挠。思来想去,最后决定还是去吧,这样既可以同学一聚叙叙旧,又可以感受一下母校的变化。虽然,我不是衣锦还乡的达官显贵,但也不算是褴褛衣衫蓬头垢面的路者。散散心,悠闲一下也未尝不可。

于是,先火车后飞机,天上人间就到了故地。

城市变化不可谓不大:楼房鳞次栉比遮天蔽日,使记忆中原本很宽敞的马路显得如甬道一般;人们的衣饰比从前鲜亮、讲究了,很有大都市的风采。但天空照例灰蒙蒙的,空气混浊且流露着焦灼,地上随风飘来的废纸竟然以很“体贴”的方式拍在我的脸上。置身其间,忽觉得近二十年的光阴好似从未逝去,我活在当下,可眼前的画面却时刻为我展现往昔的片段。“伊利”、“鄂尔多斯”等品牌,在内地家喻户晓,可城市何时才能重现它神话般的美丽青色?

在母校校史的展板上,一行行令人骄傲的成绩,就像它培养出来的学生一样,一年一个台阶。那张贴满了业绩卓著的学生的相片板面,每一张笑脸都令我们这些世运不济者汗颜。我不是广告商,不想引起轰动效应,傲人的业绩不谈也罢。我只想从另一个侧面淡淡地谈谈它的前身:那排排被黄土遮掩的校舍,那顿顿少得可怜的肉皮炖土豆,那些城市来的、农村来的年龄参差不齐、阅历深浅不同的学生,都曾为支撑这个学校存在过,如今却在校史的展板上鲜有影踪。我并无意忆苦思甜,只是觉得当年就读时的一份艰辛,如果遗忘岂不可惜。心中怀念这些往事,便有如针尖刺过,痛得想掉泪。

同学相聚确实应了“相见不相识”这句话。从前的少男少女，如今都步入不惑之年，有些则早早地在这个世上如流星般陨灭了，留下的永远是他们当年的笑靥。我由于连续“露怯”，张冠李戴，被刘同学评为“班里最差劲女生”；又由于兴致勃勃地谈论家养的小狗，谈论我“不求上进、自甘堕落”的乐趣，被包同学讥为“变成什么样子了”。言下之意，本人比较俗。

我诚心诚意地肯定刘同学的评价，我确实比较差劲，想不起同学名字，喊错同学名字不算，连班主任都未能认出并且冒昧地来一句“您是哪位？”受到批判理所当然。不是我成心忘掉恩师，而是相见时正值暮时，我又是视力不济者，加之班主任并未见老，站在他的学生中间竟比个别人还显年轻，可我想象他早已白发飘然了。

说到俗，我似乎有点异议。难道只有头冠顶戴花翎、满口仕途之术者才是雅士？如果李白、陶渊明泉下有知，不气得抽搐才怪呢。而我平生最厌恶的男人，就是凭借裙带关系扶摇直上者；最厌恶的女人，就是风风火火、连说话都男性化了的“女大侠”。不过此刻，我倒不想说太苛刻的话，我只想说明一点：我有我的活法，这些年，我就想这样活着！

来去四天的时间，大啖了几顿团聚饭，便匆匆告别了这个曾让我日思夜想的都市，告别了难得相聚的同学，打道回府。就像我去时无声无息地连足印都被风抹去了一样，回来时除了几张机票和车票未曾留意一丝塞外的馈赠。就连当时投入了无限感情的个别合影、全班合影、同届合影，到现在也未见一张寄来。起初尚还问问，而今也没了这份心情。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挥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徐志摩先生的这段诗句，正是我此行的内心写照。尽管心中思绪万千，还是相信那句“沉默是金”的格言。

来去无痕，人生不是所有的一切都会留下印迹的。然而，人生即使什么都没留下，人生也永远是我们自己的人生。

2001年2月10日

四月流香

阳春四月，又见槐花。

在塞北生活了二十年，从未曾见过槐花。初见时，便窃窃地想：它大约是华北平原上独具的吧？

从内蒙调回河北是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冬天。平原的冬日要较高原的冬天温暖、和煦得多，没有凛冽的寒风，也很少有弥天盖地的大雪。太阳光懒散地漫过屋顶和树梢，小麻雀叽叽喳喳地在冬闲的田园里刨食。在这般新鲜、平和的日子里，不知不觉感受到了温湿的和风，看看日历已是阳春四月。

一日，忽闻到一股清淡的香气扑面而来。放眼四顾，见路边棵棵枝梢蓬勃的大树上，缀满了白色小花，远远望去如云如雾一般。香味虽不浓烈，但却袅袅漫漫地环绕在四周，好像肌肤的每个细胞都被这气味浸泡过一样，开心地舒展着、应和着春风的声声问候。

父亲告诉我，这是槐花。就这样，我与这般花事有了浓浓的不解之情。每当阳春四月来临之际，我便沉醉在这份素雅的清香中，品味花瓣飘落时的恋恋不舍。

一朵槐花，不过拇指盖般大小。花蕊为绿黄色，娇嫩如一汪碧水；花瓣呈奶白色，滑润似一坛膏脂。就是这样一朵朵微不足道的小花，团团簇簇地铺张开，你便觉得它们不再弱不禁风，而是厚厚实实地擎举着蓝天，同太阳一起灿烂着。

听邻人讲，槐花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于是，我便翻开药书细细地



查。据书上记载,有一种刺槐的花的确是一味清热解毒的良药。我不知道这些槐树是否与书上说的为同一属种,但家乡人却喜欢品尝槐花的味道。

说到品尝,就是把槐花从枝条上撸下,用开水氽氽,然后拌上盐、葱花、香油和鸡蛋,做成馅料包饺子,味道清香可口;也可以同玉米面合在一起蒸,吃时用大蒜汁拌,别有一番风味。家乡有千家万户,吃法也不尽相同。如果算是一种饮食文化的话,也可同傣族人吃芭蕉花的风俗相媲美了。

槐树不过是普通的树种,槐花也貌不惊人。它没有长青的枝叶,没有人像歌颂松柏那样传唱它;没有娇艳的花容,也没有人像赞美牡丹一样赏识它;没有浓郁的香醇,更没有人把它的香味同玫瑰相比。但它挺拔的躯干,同样抗拒着冬日的风霜;它娇柔的花朵,同样为春天着色;它恬淡的清香,同样在蓝天下弥漫、在人们心头驻留。

阳春四月,又见槐花。

2001年4月20日